

# 受難者的短曲

楊騷作



東北大學圖書館

明書店版

# 受難者的短曲

楊 騷 著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

1 9 2 9

# 受難者的短曲

楊 騷 著

---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五月再版

1001—2000

實價大洋四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

## 目 次

受難者的短曲·····	1
懷 Piju ·····	25
兩個小孩·····	29
癡男歌·····	32
四年前後·····	38
詩的甦生·····	42
中夜霧·····	46
自殺未遂犯·····	49
流浪兒·····	54
執着的靈魂·····	58
淚河中的漪漣·····	60
頭髮與提琴·····	62
這樣我是個詩人·····	65

誘惑.....	63
歸途.....	71
站在船頭看月.....	77
旅店內買小唱.....	84
酒杯中的幻影.....	89
投在妓女身上.....	96
生的旋律.....	104

因習與流行。  
獨斷與低能，  
詩論家嘍，你們去罷！

我自由，我絕對的自由，  
我這樣地生，  
我這樣地說出我的心。

如我哭的你們同情，  
如我笑的你們感興，  
那麼來罷，和我笑一聲，哭一聲！

楊 騷

1927, 11, 13夜

於上海客寓。

## 受難者的短曲

愛的巡禮——

船作中心天海作圓形，  
風浪險惡我心驚，  
美詩清歌唱不出，  
頹唐悲切血液青。

跟隨海鷗東京灣，  
滿眼荒涼，  
當時風雨聲中歸去，  
如今迷霧跟我重來。

受難者的短曲

街頭巷尾，月下寒燈，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長迷在無柳樹的柳町。

狂歌者是何方來的青年？  
哦！是駛入死港的難船，  
是迷入古墓道的小羊！  
去罷，長髮披散的青年！  
雪深夜冷入靜，  
不是那邊得，得，得，  
啊！有了木屐聲，  
或許要開門。請你，請，  
葡萄酒相對斟。  
但去罷，你終須回家去。  
雪花粧滿頭髮的夜遊人！



受難者的短曲

哦！窗裏人，我聽！  
我聽你的，禮教的窗裏人！  
但待要回去啦，家何處？  
啊！讓我走到天明！

披拍——關窗聲  
的得——木屐聲  
唉！——窗裏的嘆息聲

啊！我流落的夜星！

西沉的落日是我的誕生，  
初昇的月亮是我的葬燈！  
我從黑森森的太空中跑出來，  
我還走入黑森森的太空哀鳴！

受難者的短曲

眼底湖山濛濛迷迷，  
耳邊風雨颯颯淒淒。  
一湖死水是我青春的醞醉！  
萬里煙霧是我熱愛的窮追！？

冷雨凍我，  
濃霧迷我，  
渺渺茫茫中何物我？  
飛落荒郊的馴鳩我！

我像失了心的音樂家，  
彈出悲調徬徨星月下；  
我像受了寒的冬蟄蟲，  
潛入夕陽裏的落英中。

多舌的小鳥取笑我，

受難者的短曲

陰鬱的太陽睥睨我，  
黑漆的時光拖迫我，  
自家的出血淹溺我……

哦！跳下狂奔罷，  
湖面上凝凍着薄冰！  
輕浮禁不起我沉重熱烈的兩腳，  
嗥咧，嚙得一聲！

爬起，人馬的車夫好驅馳，  
指望着寒煙中的紅樓哭去！  
可愛的小妓女對我笑，  
我淚流入肚子裏。

狂飲呀狂歌，  
想將愁杖擲下忘河！

受難者的短曲

頹醉，外邊風雨又哀號，  
抱着可憐的妹子一夜啼啼哭哭了過。

像是身置冷幕中，  
從黑幕中轉眼銀河，  
嘆息微微地消滅了，  
幕邊的蛆蟲悲惻惻地吟哦。

美夢的夜星沉沒，  
幻想的初陽被雲遮住。  
啊！晚來夢不到失掉了的樂園，  
早迎着北風尋我冰凍了的歸路！

\*

\*

\*

陽光下的落英——

窗外的冷星窺笑我們儂的，

受難者的短曲

真是變了啦，夜遊人……

哦！寒風把冷星都隱去了！

窗外——細雨陣陣

房中——爐火熊熊

四邊——靜靜沉沉

喲！小錶打打滴滴，

我衷心悵悵惘惘！

你呢，默默無語，

頭這麼垂，眼那麼低……

看我啦，夜遊人！

望我啦，夜遊人！

不然，哭啦，夜遊人！

你淚最使我歡喜傷心！

啊！哭啦，放聲哭啦，

你淚最使我歡喜傷心！

受難者的短曲

要我放聲慟倒富士山巔，  
問你酒何處？不是撒了滿地？  
即使飲了你芳菲的血液，  
也難再醉倒在你懷中哭泣！

爲着天上的彩霞幻花，哦，你，  
曾一秒鐘跑得萬萬里；  
但如今啦，美夢刻刻近殘更，  
冷露濛雨滿淋着我心……

哦，聽，海浪空打暗礁鳴，  
月下哀唱的夜啼鶯；  
聽，何來倦怠的簫聲，  
櫻樹在夢中的苦呻吟！

受難者的短曲

少女嘯，窗裏人！  
我已收拾了櫻樹下的落英，  
放入無滴水的花瓶，  
讓他永遠死，永遠生！

雨打檐櫺和着吸泣聲

風的嘆息和響的門鈴

再會罷，少女，窗裏人！  
拖我的腿，捧我的心，  
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  
哦！再會罷，少女，窗裏人！

\*

\*

\*

烏夜啼——

我登上了招搖山，

受難者的短曲

採取迷穀花，  
佩在我胸前。

我奔往了聚窟洲，  
折取返魂樹，  
執在我手中。

我尋到了古并州，  
汲取香水泉，  
洗我滿身病。

我憧憬着彈箏谷，  
徬徨駐足聽，等，  
何時發啦，好箏聲！？  
何時發啦，好箏聲……



受難者的短曲

哦！巖上跳下短尾猴，  
黑闇裏叫囂着醜猩猩！

啊！這不是我美麗的家鄉麼？  
真對不住東山的月明，  
真對不住南河的水清！

去罷，迷去罷，飛去罷！  
我何爲回來舊鄉井，  
作夢好箏聲！

去罷，一任他迷，一任他飛，  
一任風霜雨露永莫歸！  
走呀，禡拂猩猩望我追……

\*

\*

\*

## 受難者的短曲

生與死的舞蹈——

哥哥，哦！我驚異的哥哥！

你帶我走罷，騎風乘波！

你負我走罷，渡山過河！

人家要將我賣了呢，哥哥！

你忍心丟開了我麼，哥哥！

受難者的行程帶不得你，妹妹！

受着傷的駝背負不得你，妹妹！

你等罷，等哥哥帶兵回來！

你等罷，等哥哥成仙回來！

哦！妹妹，我可憐的妹妹！

看啦，趕我的人來了，搖頭擺尾！

人家要拿我活埋了呢，妹妹！

受難者的短曲

你恨拂拂窮追着的我麼，妹妹！

哥哥，哦，我敬愛的哥哥！

我不恨你，縱你害了我！

但難得等麼，難得等，我！

待何時你帶兵回來？

待何時你喫了仙菓？

就等得看哥大礮擊破東山，

就等得看哥戰艦駛入南河，

那時啦，啊！那時，那時，

那時妹已是人家的細老婆！

真的地球漸漸了，荒老！

如你不怕風霜波濤，妹妹，

我們坐着飛艇罷，走，

我們跟着光線罷，逃！

受難者的短曲

你路傍的死鼠嘞！  
你天上的罪人嘞！  
你人間的惡鬼嘞！  
莫把人家女誘拐了去！  
去，去去，你去罷，  
獨自叫風霜凍死了你！  
來，來來，你來罷，  
來讓我們把你活活埋！

哦！妹妹，可愛的妹妹！  
聽見了麼，滔滔澎湃，  
冰山盪盪奔我而來！？  
荒海上的難船，想和我同載？

哥哥，哦！我唯一的哥哥！

受難者的短曲

你怕麼，莫怕害了我！  
昨夜明月抱我睡，  
我夢在山巔飛，  
夢在你懷中醉着飛；  
醉夢裏，凶雲陣陣背後追，  
追，追得我們飛不起，  
失足向下墜，墜，墜，  
從空墜，碰着山巖碎……  
哦！哥哥，碰着山巖碎，  
願非夜來的明月夢，  
願真的和你，真的和你，  
啊！我歡喜的，我歡喜，  
歡喜和你從高高高的，  
天空上下墜，墜，碎！

哦！真的天上黑雲多，

受難者的短曲

地面陰影多，  
山裏頑石多，  
人間苦痛多，  
還有呢，心中柔情多！  
妹子喲，將奈何！  
妹子喲，可奈何！

腦上的風雲聲：

——撇開蒿蘿，斬斷鏈鎖，  
管得遍地綠茵，踏過踏過！  
——莫盡頭，悠久悠久；  
莫須休，長流長流！  
——你孤魂野鬼，你飛鳥倦鳥，  
莫盡繚綿哀谷，且你漫遊通都！  
——帶笑帶哭，且歌且舞，  
少說天上雲多，陰影佈滿長途！

受難者的短曲

哦！哥哥，想什麼呢，哥哥？  
快來負我呀，浮出南河！

啊！南河水輕，  
浮不起我們兩人！  
噲！滾滾錢塘潮，  
轟轟潮水聲……  
紅衣帶，黑眼睛！

哦！哥哥，你不要想那麼遠，  
錢塘的高潮一去不復轉！  
這是近熱帶的浮洲，  
不是溫帶地的寒流。  
來罷，哥哥，來罷，  
快來解我們緊緊繫着的小舟！

受難者的短曲

可不是麼，妹妹！  
那邊人來了呢，  
要來活埋了我的！  
走啦，啊！從那兒走起？

心中的血潮聲：

——使你血流，使你心痛！  
有幾根頭髮思量，毒杯親口唇紅！  
——你愛薔薇，你就死抱薔薇，  
抱得滿身出血，你就死在血泊裏！

哦！妹妹，聽我的！

迷失了的心，  
從荒漠中拾起，



交 難 者 的 短 曲

浮浮漾漾，  
在浪花上逢着你。

你！  
不可思議！  
纖手觸摸着我心，  
嬌美，愛慾，神祕……

迷失了的心，  
竟生在彩雲裏，  
醉醉癡癡，  
在紅橋上愛着你。

你！  
不可思議！  
明眸深藏着我心，

受難者的短曲

清淚，歡嘆，悲喜……

安放在你掌上的我心，  
深藏在你眼中的我心，  
如今我曉得叫他破碎了，  
哦！妹妹，聽我的，聽！

曾將我心放在薔薇叢裏，  
怕血腥了薔薇，又怕多刺，  
借來水月夢幻的輕紗，  
將他重重地裹起。

夜鶯枝上嗚咽啼，  
喚我快將夢幻的輕紗脫去；  
但喜歡深林中的月娘我心，  
終不肯輕輕地將幻紗拋離。

受難者的短曲

忘記了薔薇的顏色血紅，  
忘記了幻紗的顏色月白，  
忘記了春天的鳴禽伶俐，  
又忘記了殘忍的行雲過客！

終被善別顏色的小鳥啄去了，  
丟在荒漠裏，將我心！  
終被戲弄殘忍的過客拾起了，  
拋上蒼穹中，將我心！

冷痛迷惑恍蕩的我心，  
悔不在哀怨夜鶯戀歌時，  
薔薇臉上帶着露珠的清淚時，  
跳出幻紗，死在花心裏！

受難者的短曲

哦！妹妹，聽我的！  
這樣的心在虹橋上愛着你！  
如今我曉得叫他破碎了，  
碎得鮮血飛迸斑染了你！

哦！妹妹，聽我的！  
獠笑着的猩猩拂拂重圍着我，  
還是合你唱一節送葬歌，  
還是合你跳一段死的舞蹈！

那麼，哥哥喲，心愛的哥哥！  
從深山採來送我的花花，  
將柔柔提出來，從我心窩，  
編成花環兒兩個。  
你戴一個，我戴一個，  
然後來罷，啊，來，

受難者的短曲

來跳這最終的舞蹈！

是我們永遠死的舞蹈！

是我們永遠生的舞蹈！

本鄉的良家女嘍！

人家的花轎在那邊等你呢！

異種的惡少年嘍！

地獄的油鼎在那邊望着你呢！

哦！叛逆者，叛逆者！

你們毒血流紅了南河，

墜下十八層地獄，

還償你們的罪惡不過！

來歌罷，來歌罷，送葬歌，誕生歌！

來跳罷，來跳罷，死的舞蹈，生的舞蹈！

受難者的短曲

熱狂的風雨將醜的花轎打破；  
新霽的彩虹把美的銀河渡過！

兩性的紅唇在碧空中微笑，  
七色的陽光在綠野上視聽。

## 懷 Piju

哦！Piju，你今何在？  
你說踏過碧綠的汪洋，  
落葉似的飄落洪荒的上海；  
你說將深深地陷入野獸的叢藪中，  
將向煉獄投下了你的形骸……  
我且問你，Piju，哦！我且問你，  
從血肉橫陳的修羅場，  
你看到了一些光燄來？

哦！Piju，你今何在？  
同你一樣的落葉我，

受難者的短曲

零丁撲朔飄落在海外；  
或許要在一個歡喜的清晨，  
被這兒黑皮的清道夫掃開……  
要問我麼，Piju，哦！你要問我，  
可嘗到了一點異國的情調來？

哦！Piju，你今何在？  
我們不必相問罷……  
我們曾踏過綠野來，  
曾在中途高唱勝利之歌；  
但我們足跡印着的土地，  
那裏我們的淚痕印着！

哦 Piju，你今何在？  
我只忘不了你美的鼻子，  
那可以淨化一切的苦毒悲哀；



懷 Piju

我在死以前，  
要再見得你一面來！

哦！Piju，你今何在？  
或你已葬身在血泊中……  
啊！我還在，在貪心着縹緲的夢過往，  
在做着朦朧的夢未來！

哦！Piju，你今何在？  
我願，願拋棄十個戀愛，  
換得和你相依共酌的紅酒一杯！

哦！Piju，你今何在？  
天無邊海無涯！

受難者的短曲

哦！Pija，你今何在？

1926年最後的一日夜過半，

淫雨漸漸瀝瀝地，

草於馬來半島的尖端；

1927年11月7日後兩四日夜，

改作於上海的寓所，

變形的暴威壓迫之下。

## 兩個小孩

風從雲間落下，  
雨自天邊吹來！  
椰樹急着躲避彎了腰，  
蕉葉笨着戰慄，裂開，  
草埔中的積水點點躍起，  
窗板上的報紙片片飛散……  
哦！在這烏沉沉的天地騷動中，  
看呀，那兩個小孩！  
他們橫斷草埔，穿過椰林，  
慢慢地，慢慢地，走上市街；  
人們接惶恐擺逃奔，

受難者的短曲

他們倆小正和暴風雨點嬉戲。

和着暴風雨點嬉戲，  
他們橫斷草埔，笑着蕉葉，  
慢慢地，慢慢地，走上街市，  
他們將回家去，  
曉得家有母親姐姐，  
替他們洗腳換衣；  
活動的他們更不怕濕病了身體。  
人們悽惶恐懼逃奔，  
他們曉得天地沒有惡意。

曉得天地沒有惡意，  
他們慢慢地，慢慢地，  
玩了暴風急雨，  
橫斷草埔，

雨 個 小 詩

穿過椰林，  
笑着蕉葉，  
走上街市，  
快快樂樂地回家去。

1927, 9, 30.

## 癡 男 歌

妹妹，你說我癡麼？  
哦！我只愛我的心，  
我只愛我的靈，  
我只愛自家種出的小蕙；  
如沒了妹，人間再沒有美人。

妹妹，你說我恨你麼？  
哦！我的心不許我對你懷着半點恨；  
我只不願自家手植的蕙花給人蹂躪，  
我只不願，  
不願妹妹愛他人。

癡 男 歌

妹妹，我一心苦勞經營，  
滿受了惡毒慘痛酸辛，  
只望你長大了作我的伴侶終生；  
而你也曾親自對我說過，  
說你將作我的永遠之人。

妹妹，你忘記了麼？  
火車的鐵軌在我們的耳邊作軋軋聲，  
你羞怯着對我說，啊，你說：  
“我不願嫁給那個人；  
哥，我愛你，我是你的永遠之人……”

妹妹，你還記得麼，那時我對你說甚？  
“妹，我多你十三個年齡，  
並且我從來是帶了苦的運命……”

受難者的短曲

我送你逃脫，爲的覺得你可憐；  
啊，那時你只有十三歲的年輕。

啊，那時你只有十三歲的年輕，  
你竟決絕地對我答辯了，說：  
“哥哥，只要我們有愛，愛情，  
可以超越了一切的山障壑深……”  
是麼，你這話永活在我的心裏到如今！

妹妹，從那後我得了新生；  
憂鬱的天地變作快樂的春晴，  
可怕的山野變作小鳥歌唱的遊林，  
而穢雜的市場變作優美的都城，  
我拋棄了從來厭惡人間之心。

妹妹，從那後我得了新生；



癡 男 歌

我忍受，不，我蔑視着一切的苦痛，  
一心只盼望你無事的長成。  
受了你娘的咒咀想該應，  
受了左右的惡罵不關心。

有時那個人說要把我殺死；  
但你的影像給了我勇氣，  
爲了你，我吻着痛心的羹匙，  
爲了送你遠地念書，  
作馬牛耕負，啊，我願意。

妹妹，這樣這樣我愛了你。  
雖我們遠隔千里，  
我的魂兒永追隨着你；  
聽你冒着風，我心急如雨；  
聽你快慰了，我心隨之喜。

受難者的短曲

妹妹，這樣這樣我愛了你。  
一年一年水似地流過去，  
如今你長大了，一十七；  
你卻傷心着對我說，啊，你說：  
“哥，請恕佑，我不會愛你……”

哦！妹妹，我要申訴無勇氣；  
我很辛很辛的淚汁吞下肚子裏！  
我曉得你學了許多新的道理，  
曉得我許多許多配不上你，  
曉得你已長成了，一十七。

哦！妹妹，有什麼說的呢？  
我要罵你忘恩背約負義，  
但看你傷心地在我面前淚滴滴，

癡 男 歌

我一個心兒好似萬刀割刺，  
曉得你心中有我不能給你的種子。

哦！妹妹，我要對你說什麼呢？  
我只得抱着破碎的離開你，  
我只得望你道別：“妹，再會罷，  
我什麼都給盡沒有了，  
我只剩下一個永遠的安息！”

哦！妹妹，我從小就備嘗了苦辛，  
我只怨自家的運命，  
自家該演的悲劇，  
自家還須演成，  
妹，且喜我將演盡！

1927, 9, 6夜，於 Gemas

## 四 年 前 後

四年之前我在人間吟咏，  
可是一首好詩作出我未曾；  
那時我活潑，瘋狂，驕矜，  
誰都說我是天才的詩人。

四年之後的我如今，  
一首好詩作出也未曾；  
可是我憂鬱，沉默，謙遜，  
誰都說我是個古來的庸人！

四年之前我在野外搜尋，

四 年 前 後

可是一幅水山認識我未曾；  
那時我誇張，修飾，奔騰，  
誰都說我是個畫家天生。

四年之後的我如今，  
一幅水山認識也未曾；  
可是我真誠，苦腦，幽沉，  
誰都說我是個凡夫自古今！

四年之前我在都中熱病，  
可是一劑藥性心得我未曾；  
那時我嚙語，夢幻，飛奔，  
誰都說我是天落的火星。

四年之後的我如今，  
一劑藥性心得也未曾；

受難者的短曲

可是我悲嘆，落寞，寂靜，  
誰都說我是個往古的殞星！

啊！四年之前我愛誰？  
四年之前愛我有美人。  
四年之前誰愛我，  
四年之前我愛非其人。

啊！四年之後的如今我愛，  
四年之後的如今愛我無其人！  
四年之後的如今誰愛？  
四年之後的如今我愛不得人！

哦！四年之前的往事如春夢，  
四年之後的現在似秋風。  
春夢非詩人所可謳歌，

四 年 前 後

秋風非畫家所可捉摸。

哀人事之無常由來古，  
且樂衆生的肉香愛苦；  
掀自然神祕的重重垂幕，  
哦！看取四年前後的是否！

1927, 9, 1 半夜，

於 Gemas.

## 詩 的 甦 生

對頭上變幻的蒼天，  
對地下幽咽的黃泉，  
兄弟喲，對你在我的面前，  
我曾宣誓：我要將你的哀話作成一首  
詩；

如你實行了痛快的自殺，  
我更將為你掩埋了慘酷的死屍，  
在你永眠的牀前，插些新柳枝，  
用我無盡藏的淚水，灌溉淹渥，  
使牠們長大，飛起雪白無限量的柔絮，  
把天與地，偷生的我和樂死的你，



詩 的 謎 生

都埋沒在百尺深的絮花裏。

兄弟！如今你已自跳下海溝裏，  
我只會懷着永不能表現的好詩；  
浮屍呢，一任鳴潮漂流也，去，  
這個我與天與地，又只籠着淫雲苦雨！

你說虛偽着生，不如死着安慰。  
兄弟！如今她在歡樂的帳中作春夢；  
在渺茫茫汪洋面上睡着的你，  
可聽到天樂，還是黑夜可怕的海風？

你送給她情熱的花環和閃耀的珠淚，  
天天下去了，闌淡，枯萎……  
兄弟！只有那永不死滅的愛慾，  
要永在人間發光輝！

受難者的短曲

哦！日落流星點點墜，  
天開海鳥哀哀啼；  
我朝招呼，暮招呼，  
兄弟呀，你聽見了無！？

對頭上變幻的蒼天，  
對地下幽咽的黃泉，  
兄弟喲，對你我漂渺的中間，  
我重宣誓：我將永不再作詩；  
如她奇蹟地要抱了我哭泣，  
我將寶惜她抱過的這個殘軀，  
在她追悔的哀愁裏，投下你傷壞了的心，  
用我最後的淚水，浸潤養育，  
使牠逃生，開來緋紅的一朵鮮花，  
哦！兄弟，那時這個我，她和復活了的

詩 的 誕 生

你，  
將共天地生成了一首永遠的美詩！

1927, 8, 30,

於 Geneva

## 中 夜 霧

浮漾，浮漾，月兒浮漾，  
漫漫地，漫漫，瀰漫，  
闇淡，闇淡淡，瀰漫，  
白茫茫，白茫茫，白茫茫，……

啊！遊子心惆悵，  
這飛霧來無邊；  
失掉了的嬌娘扶着遺孩蹣跚，  
遊子昨夜夢見！

啊！遊子心哀傷，

中 夜 霧

這飛霧濃無限；  
病死了的黑奴橫在路傍邊，  
遊子今夜看見！

啊！遊子心悽惶，  
這飛霧何時散？  
誘惑的音樂在朦朧中競奏，  
遊子沉淪頃刻間！

啊！遊子心歡狂，  
這飛霧不寬容；  
待吞沒了這寂寞的小市場，  
一切溶入神祕中！

浮漾，浮漾，月兒浮漾，  
漫漫地，漫漫，瀾漫，

受難者的短曲

闊淡，闊淡淡，瀰漫，  
白茫茫，白茫茫，白茫茫……

1927, 8, 15夜半，

於 Gemas

## 自殺未遂犯

生叛逆了我，  
不是我叛逆了生。

在一個蒙着迷霧的清晨，  
我看中了一株桃樹，  
將衣帶解下，掛上桃枝！

我愛這含苞未放的桃枝！  
我死後，她將滿開在我頭上，  
鮮紅驕豔的花瓣兒，  
將掩沒了我的死屍。

受難者的短曲

灰色的都市喲，我不會再倦睡在你懷  
裏！

醜惡的人間喲，我不會再領你的好情  
意！

再會罷，再會罷，哦，再會罷，  
不誠實的朱唇喲，  
了，我也不會再貪你的嬌柔與香氣！

我把懸帶打好了結，  
微笑着吊上去。

死的歡醉使我全身戰慄，  
生的誘惑漸隱入雲帷裏；  
哦！痛快的鬱悶喲，冥府的神祕！



自 殺 未 遂 犯

纏綿中，纏綿中，在纏綿中，  
樹上的鳥兒唱曉歌，如喜如驚如駭泣；  
田野間的呼牛聲，又長又慢又急；  
而從葉上跳下的露珠，紅桃淚麼，流滴  
滴？

暈亂中有聲在我的耳邊訴說：  
“人喲！沉滯的都城你活不着，  
偏僻的新疆呀，可以使你自由唱歌。  
愛的柔唇雖多血跡油水，  
但一次呀，曾誠心地飲了你的酸淚！”

我浮在空際，無心聽，但聽，  
聽見這刺刺不休斷續的微音。

“人間荒廢，不是我們還白紅紅翠翠？  
不是我們還夠你稱讚着說：

受難者的頌曲

我愛這含苞未放的桃枝？”

哦！腦後的雄雞大膽地高啼，  
衣帶子嚇斷了，我墜地……  
甦醒來深深地嘆息，呼吸，  
什麼呀，我是？何處呀，這是？

滿眼綠萋萋，桃蕊初開着笑迷迷，  
誰替牠粧飾着的衣帶子，  
在曉風裏招搖舞媚……  
鳥兒飛飛，  
雲兒在蒼空中遊戲……

啊！我從桃枝上生下來的紅嬰兒，  
看啦，自然與人生有如此美麗！

自 殺 未 遂 記

一隻負着重轡的牛兒從我面前走過，  
一個執長鞭的農夫緊跟着喊着：  
“畜生！看你往那兒跑躲！”

善良的牛兒逃脫不離，  
還是讓農夫趕下田圃中去；  
是逃脫的苦罰呀，  
凶鞭，赤皮！凶鞭，赤皮！

我深深地嘆息，呼吸，  
什麼呀，我是？何事呀，這是？  
人在地上着急，雲在空中遊戲……  
啊！生罷，我桃枝下的紅嬰兒，  
看啦，自然與人生如此美麗！

1927, 23夜, 於星州.

## 流 浪 兒

我流浪，我浪流，  
我心悠悠；  
我不知所之，  
我不知所留。

我自問自己：  
“素兒，浪子，你又是什麼東西？”  
變幻的浮雲在天上替我答辯：  
“這有誰曉得，這有誰曉得呢！”

“你要忍殺自家的愛，

流 浪 兒

或是被自家的愛殺害。”  
聰明的人兒這樣喊着，  
但我呀，不知愛之所在。

名譽麼？真理？  
啊！這個欺人自欺的軍令旗！  
藝術麼？美人？  
啊！這個陳舊腐爛的古神祕！

懷鄉病呢，我鄉沉淪，沉；  
念妻子呢，我身孤，孤另；  
山村水谷行雲過，  
親朋戚友陌路人。

若啓示傳信的秋月春風，  
好給詩人們咏嘆，作夢；

受難者的短曲

如北國南都的酒煙霞粉，  
只叫我瞬息的泥醉，狂瘋。

飛去他星麼，他星，  
如此地無我愛的物，人？  
但神不給美滿的明證，  
我又何用呢，飛走他星！

如在他星還看爬蟲兒相殺，  
哦！他星，他星，希望的他星，  
倒是在這兒暗夜的涼風裏，  
默想他傳下來那美麗神祕的青光青！

哦！我流浪，我浪流，  
我心悠悠；  
我不知所之，

流 浪 兒

我不知所留。

在我年還青，  
我就盡量地漂泊，生；  
如我生得老，  
我就死，死在天地心！

1927, 1, 31。

## 執着的靈魂

抽了人間最後的悶空氣，  
吐了胸中殘存的深太息，  
他有光的靈魂飛上樹梢頭依稀，  
撇下遺骸給他的愛人抱着啜泣。

樹上的小鳥憐憫他說：  
“靈魂呀飛去，飛去！  
莫在附近纏綿顧你的情人，  
生的愛慾還是讓他苦着自生。”

“聰明的小鳥呀，向何方飛去？”



執着的靈魂

要是此去茫無知，  
我寧伴她燈下寫哀詩，  
躲在她的黑髮裏，白了她的青絲！”

1927, 1, 2, 午後。

## 淚河中的漪漣

愛人喲！  
我將你的乳房割起，  
來填我的心窩陷處，  
任誰說我蠻凶，  
神呀，將歡喜！

但愛人喲！  
我只看了星的一面光輝，  
我忘了還有一面星的歡醉；  
使你跟着春風輕輕地飛逝，  
悵望着你踏過的野原，去後的荒廢！

淚河中的漪漣

愛人啲！

縱我淚水把不得廢墟流成沃地，

我不悔愛了你！

但愛人啲！縱你死屍從我的淚河中浮

起，

淚河中的漪漣洗不得你！

淚河中的漪漣洗不得你……

哦！愛人啲！淚河中的漪漣洗不得你！

落葉隨着你的浮屍流去罷，

孤舟載着明月流去罷，流去，

但心只在心底，心在心底！

1926,9,21.

## 頭髮與提琴

提琴, Violin!

愛了你五六年,

算愛到你了,如今!

用幾十張紙的銀,

算將你買來了,夜夜伴我眠,

一任我抱了你,一任我姦淫!

提琴, Violin!

愛了你五六年,

算愛到你了,如今!

但我梅毒的手指彈不出好聲音;

### 頭 髮 與 提 琴

我的頭髮已戀愛着花柳病，  
我的頭髮已斑斑地染了血腥！

啊！我這頭髮，我這長長蓬亂的頭髮，  
上海的粉姨太說是女粧的俏優伶，  
南洋的蠻英兵當是淫賣中的男賣淫！  
但我這頭髮，啊！我這長長蓬亂的頭髮，  
掃紅了少女的豐頰也曾！  
流滴着愛人的清淚也曾！

提琴，Violin！哦，聽！  
自從愛了你，我的頭髮寸寸長，寸寸生。  
人家抱着牠哭泣時我也想起你，  
人家指着牠嘲弄時我也夢着你的美聲  
音；  
直到如今，啊！抱着你睡的如今，

受難者的短曲

牠已戀愛着永遠的花柳病！

何必再誇說呢，說牠簪着滿頭花也會！

頭把牠剪斷了，剪得不留一根！

但當此要剪斷時，

我流滴，流滴滴，淚的旋律，淚的聲；

因為我還念你，心心，

啊！我還念你，心心，心心！

哦！提琴，Violin！

算愛到你了，如今，抱着你睡的如今！

但我朽腐的手指已彈不出完美的心，

我要把長長蓬亂頹廢的頭髮削盡！

過往的浪漫史只遺下痛的哀音，

我或將抱着你望黑旋渦下沉！

1926, 9, 14夜半, 於星洲.

## 這樣我是個詩人

對哦，這樣我是個詩人！  
美妙的幻想只驅得我於忘卻一時，  
明媚的風光只能毒殺我的小情人。

脂粉與肉塊，醉蝦，酒精，  
這纔活得我困憊了的神經；  
對哦，這樣我是個詩人！

但天下如有永遠愛我可愛的人，  
說呀，願挖出這個詩人心，  
做一團綉毬任她拋擲！

受難者的短曲

如有永遠可醉醉我的酒，  
說呀，願挖出這個詩人心，  
放下酒槽中一任酵母消盡！

對哦，這樣我是個詩人！  
初戀是最後的接吻，  
初會面是決絕的象徵。

百合與玫瑰，紅桃瓣，素關心，  
這儘管濫用我的小花瓶；  
對哦，這樣我是個詩人！

但聽啦，可愛的美鳴禽，  
你笑我擺着頰廢病？  
像你躲在綠陰中做夢我也曾。



這樣我是個詩人

也曾像你歌頌着永晝，葉密，花深：  
但聽啦，可愛的美鳴禽，  
豆蔻花欲落，你還閉着眼睛！

然後，冷露會使你驚醒，  
哦！垂黃的麥穗搖曳着貪慾的秋聲，  
獵犬蹲着望穿收穫的農人。

怕見人的處女也忙出中庭，  
然後，小鳥喲，誰還讚你美鳴禽？  
飛去罷，在山谷中有伴你的鳴泉鳴咽  
聲！

對哦，這樣我是個詩人！  
小鳥喲，美鳴禽，  
還是讓我吻下你那喜看綠葉的眼睛！

於道南學校，

## 誘 惑

黑雲前後追撲，  
月娘娘急急飛躲，  
風和雨驚號呼，  
椰子林戰慄着；  
哦！誰在屋外喚我？  
呼呼，颼颼……

哥呀我看你，我看你呀哥哥！  
你眼睛比在家時糊模，  
你形容比在家時消瘦，  
你唇兒比在家時憂鬱，

誘 惑

你人兒比在家時不活潑；  
你只默默地想，兀兀的坐，  
這怕人的大風雨，  
也鼓不動你的血海心波：  
你好像濾過人間的冷沙，  
落在沙田中的枯蓮一朵。  
哥呀我看你，我看你呀哥哥！

哦！誰在屋外喚我？

呼呼，颼颼……

哥呀我問你，我問你呀哥哥！  
你出走家鄉爲的是何？  
怕暴兵虐殺了你麼？  
怕姦紳陷害了你麼？  
怕惡疫傳染了你麼？

受難者的短曲

或是粗心的妹妹我，  
有什麼對你不得過？  
或是海上呀的白鷗，  
在你面前引誘招呼？  
或是天生的流浪熱麼？  
哥呀我問你，我問你呀哥哥！

哦！誰在屋外喚我？

呼呼，颼颼……

哥呀請回來，請回來呀哥哥！  
你咒咀家鄉，  
家鄉的風土比外邊的薄？  
你喜看天河，  
外邊星星可比家鄉的多？  
你看輕父老鄉姑，

誘 惑

外邊的兄弟姊妹好的幾個？  
你說家鄉像籠牢，  
現在海外你可自由地過活？  
你想想罷，如何如何？  
哥呀請回來，請回來呀哥哥！

哦！誰在屋外喚我？  
呼呼，颼颼……

回來呀哥，回來呀哥哥！  
你不念望兒心憂的老母？  
你不念受屈可憐的妹我？  
家鄉的水土雖不合，  
你是家鄉的水土養大的；  
家鄉的故舊雖穢醜，  
那都是你小時的好朋友。

受難者的短曲

回你十年前的夢罷，  
家鄉的一草一木一塊石，  
都是你追慕根深的歸宿。  
回來呀哥，回來呀哥哥！

哦！誰在屋外喚我？  
我不是你的哥，不是你的哥哥！

啊！哥呀你不聽我，  
哥哥呀，你只不聽我！

我不是你的哥，不是你的哥哥！  
啊！狂風息了，暴雨止了，  
月娘娘從雲間探首出來，  
椰林現出苦鬪的倦意。  
還有誰在屋外喚我麼？

誘

遠方微微的海潮哀……

於道南學校的破窗下。

## 歸 途

我種出的青豆要泣蟲牙，  
但美人的紅唇呀，時也得上。  
去罷，你們去罷，莫回盼，  
哦！叫喊，悲嘆，憂愁，哀傷！

我要痛哭流淚深太息，  
我也要微笑低吟長呼吸。  
回去呀，我將棄此多難的風波，  
回到家園中摘蘋菓！

鳥語蟲鳴馬自翻，



歸 途

或許我終是一羽哀鴻。  
但多情易傷好色的春風，  
已離開秋夜的玉簫錦瑟不遠！

哦！弟弟，娘，我將回家去，  
細訴我行旅中的經驗。  
你們可否爲我設下一壺酒，  
叫我醉，醉談在暖爐邊？

哦！弟弟，娘，我將回家去，  
與鄉姑里婦們親近；  
我將幫她們起火煙，在日黃昏，  
我將同她們上田岸，在天黎明。

哦！弟弟，娘，我將回家去，  
收拾我從前棄了的小屋，

受難者的短曲

耕作我從前不要了的田園，  
哦！我將做個順從的鄉少年！

於道南學校，

白蟻腐蝕了的棹上，

## 站在船頭看月

歸去來嘍！歸去來嘍！  
歸那往日沉醉低吟的鄉土去來嘍！  
但我的兩腳已血淋漓，  
一個心兒又滿是傷痕；  
假使我這樣地回去，  
愛我的將抱我哀泣，  
我將給她無限傷悲。

不要苦着她，  
不要痛着她優柔之心，  
我一生涯不回去好啦！

受難者的短曲

是呀，我將跟着海鳥四處漂流，  
常給些好消息與她，  
使她想着星兒想，想，  
想她所愛的悠遊勝利之人……

哦！迷濛濛水天接處，  
不是有個女人來麼，  
蒼白，蒼白，蒼白的臉兒？  
她在水煙上浮搖着，  
海上的夜曲在她裙下靜奏着。  
爲什麼啊，我的舊相識麼，  
她在對我訴說什麼呢……

這浮世唯一的美呀，影！  
假使你若愛我，  
年青年青的人子喲，

站在船頭看月

你愛罷，熱愛罷，  
單是愛我的影！

這浮世永遠的花呀，無！  
永遠開着的單是我們的夢。  
做你的夢喲！  
愛我的影喲！  
她們何時都光輝且美。

哦！年青年青的人子喲！  
情感只給他人安慰，  
理智單誘我們入迷園而已；  
我們一樣弱小地匍匐此世，  
憐我身的心同時可憐你！

相信着，我們的影呀，夢。

受難者的短曲

將和悠久的時光同道來，  
來我們的墓前笑臉開，  
那時，哦！綠草雖要憫我們的前生，  
我們將喜望着登上墓臺！

我聽了，我聽了，哦，我聽了，  
你那寧靜沉痛的聲調！  
曉得，曉得你抱着縹緲的希望，  
曉得你懷着苦悶的熱潮。

你懷着的只向身內潛埋，  
你比誰都勇敢地作戰，  
比誰都要承受着較深的悲哀！  
看啦，你面上與心中的血色何在？

你面上與心中的血色何在？

站在船頭看月

你沉下高山，浮出大海，  
幾千歲月蒼白地流去也，  
你的影，夢可轉回來？

這樣圓圓缺缺，浮浮沉沉，  
你想的尋的愛的是  
自家要醒的夢，他人要滅的影？  
哦，這樣，我咒咀此生！

但雲雀終是地上的東西！

雲雀墜，將再飛起！  
我將高鳴，限我生有力；  
雖終以無常的彩霞作寢臺，  
我將飛，墜，墜，飛起！

受難者的頌歌

永續的歌曲未嘗唱過我心，  
我彈的是粒粒碎斷的弦琴  
要是無把握地死，  
我將着實地生！

哦！一片怪雲飛入星座，  
海洋裏將起風波。  
年青年青的人子喲！  
叫你船長把穩着舵，  
叫你水夫快鬆了帆索！  
要看到埠頭墜落的燈光，  
先準備着你們墜落；  
要着實地踏上關門，  
還須提防着船難破。

啊！星星在黑空中戰慄着，



站在船頭看月

那女人給了我最後的秋波，  
急急往雲帷後隱躲。  
風嘯吹呀！浪嘯湧呀！  
吹來彼岸的花花葉葉，  
湧出美麗的人魚兒給我！  
哦！水夫，水夫，緊張着帆！  
船長，船長，寬放着舵！  
奔嘯，奔嘯，奔馳嘯！  
趕走海路的濃霧陰影，  
把悠悠的船頭夢衝破！  
不把憂鬱渡過狂亂的暗潮，  
寧沉下魚腥的海溝裏，我！

## 旅店內買小唱

我心懶洋洋死靜，  
又如遠潮逐風鳴，  
Beethoven 說不出的哀音。

亂紛紛灰色的交響樂，  
鬱沉沉低調的騷聲，  
啊！上海夜市的風情！

我拋棄白百合與憂愁兒之心，  
呼風破浪浮過海洋洲，  
什麼呀，什麼呀，我在追求？

旅店內買小唱

看啦，這變態性慾的都門，  
這神經衰弱的大江頭，  
這荒漠中的野獸！

咿啞——調琴聲，  
悉索——推門聲。

哦！二八的少女賣風流，  
那小脣兒的含愁，  
那肉聲兒的嬌柔！

什麼呀，小姑娘？  
哦，是呀，你唱罷，  
唱個屈子問蒼天。

哼噲，沒這個曲名？

受難者的短曲

哦，是呀，你唱罷，  
唱個聖母偷男人。

哼，那麼，你唱罷，  
唱個，唱個流行，  
唱個孟姜女哭倒長城……

哦！但長城呀，如今還在，  
孟姜女呢，何存？  
小姑娘，我們莫如談談心。

那麼，請讓我走罷，先生；  
我沒有什麼談的心。  
我須街上走到天明，  
或是一夜伴睡了先生……  
啊！風這麼冷，街上的寒燈！

旅店內買小唱

未嘗喜歡跋涉，  
也未嘗好將自己的青春，  
啊！青春，這短促的青春，  
在辛酸的旅中沉淪。

未嘗厭惡安息，  
也未嘗不望將此身寄托，  
啊！寄托，身與心同寄托，  
在愛的帳中享受着。

但是，啊！這騷擾苦悶的地球，  
不是天上一顆死了的冷星？  
那雪裏寒慄着的夕照，  
又不是太陽衰老的象徵？

受難者的短曲

宇宙死，  
宇宙生，  
宇宙無果無因，  
宇宙只是一團忍心！

何足言愛道情，  
何足傷害美人；  
凶劍兒刺我胸懷我死，  
櫻口兒接我嘴唇我親！

莫問天國的門戶開何處，  
哦！仙女就在你身邊，  
擁抱罷，人喲，  
擁抱罷，人喲，使你瘋癲！

## 酒杯中的幻影

我雖不關心如何地死，  
我卻留意要如何地生。

恨不知何時纔得自造美酒飲，  
但這Bar，哦，Bar，好個誘人的發音！

白蘭地黃浸着冰塊冷，  
白雪石的圓棹子襯着四壁青。

醉罷，你弱小的毛蟲，  
一切盡在此杯中！

受難者的短曲

不要這樣拼命地狂飲，  
哦！這個亂暴可愛的人！

前世可用你的眼波止飲，  
此生你摸不着我的酒樽，哦，愛人！

黃色的玉燕在頭上歌頌着醉意，  
黃色的印人在對面酬笑着撩鬚。

遠地的椰香叫涼風呀傳送，  
黑美的明眸在對我呀流動。

哦！醉罷，你惡毒的毛蟲，  
一切盡在此杯中！



酒杯中的幻影

哦！你忘記了麼，酒飲人，  
你曾答應我南國的風情？  
我乘風兒自來了，如今；  
微雲在我頭上飛，  
你不出門兒相迎；  
我流連落下你的酒杯中，  
你將我的影兒連杯飲！  
啊，你忘記了麼，酒飲人，  
你曾答應我南國的風情？

坐啦，在這酒樽邊，新客，新人！  
不要回憶罷，不要回憶舊情！

人，時時刻刻新，纔是詩人：  
這不是你前年對我說的麼？

受難者的短曲

啊！你聽，你聽，南國的風情，  
我新學個馬來歌，你聽：

我與好人佷着走入椰林，  
椰葉可比我們的愛情青。  
好人攀上椰樹尖，  
要採椰菓給我飲。

我說好人呀，莫攀登；  
你無猿臂長，跌下怎生！  
好人兒只給我一流盼，說：  
妹呀，跌死我甘心。

雲在樹巔飛，  
樹在雲下行；  
樹上好人多得意，

酒杯中的幻影

不念樹下人驚心。

好似雲破樹傾，  
嘩喇喇一聲！  
一陣烏雲飛過眼，  
園地上跌下好人！

雙手抱着一顆椰兒圓又新，  
喘着叫道妹呀，快來飲……  
急急走來扶起好人兒瞧，  
眼睛已閉，嘴邊留下微笑。

好人呀，你醒醒，醒醒，  
你轉轉那流動含情的眼睛，  
你起來罷，用你有力的兩臂膀，  
再緊緊地抱着我親一親！

受難者的短曲

啊！地兒搖搖，天兒昏昏，  
好人呀，你醒醒，醒醒！  
這淡香的椰水如何清，  
潤不得我渴慕的焦唇！

聽了麼，新客，新人，  
我新學得這個馬來音？

我哥哥死在幻想的彩雲裏，  
我將在萬人沾過的酒杯中偷生。

滾近一些來罷，新人，  
來，這個血清似的酒兒也讓你斟一斟！

哦！新客，新人，你傷心！

酒杯中的幻影

你何所爲要淚兒潄潄？

遠地的椰香沁入我心，  
黑美的明眸在對我呀流情。

這杯中影，啊，這杯中美人，  
我將此杯來飲盡！

於小坡的酒店中。

## 投在妓女身上

“妹子什麼名字?”

“啲!有什麼排場的名字!

啲!有什麼排場的名字!

相好的叫我小心肝兒;

不相識的叫我淫賣,野雞……

新來的客呀,叫我什麼憑你。”

“那麼就妹子稱你;

妹子呀,有幾多年紀?”

“沒有那種記憶,沒有那種記憶!

昨夜對人家說是二十歲;

現在對你說罷,一十七。”

撥在妓女身上

“哦！不可思議，有趣！  
時間的倒替，時間的破滅！  
浪漫主義，新的浪漫主義！”  
“新來的客呀，我們只講寫實主義！  
快點說啦，老鴇母叫呢，  
你今晚可睡在這裏？”  
“在這兒有酒喫？”  
“有啦，有啦，開化，文明，  
不拆白，有規矩……  
只要有錢，錢，有錢，  
我的血液也許你吮吸！”

落霞片片，片片，紅片片，紫片片，  
魂兒，魂兒，魂兒在那一方？  
在這裏，在這裏，  
在這黝黑，黝，黝黑的眼緣！

受難者的短曲

在這尤淫，尤，淫的唇邊！

“不要開玩笑啦，我在真心問你；

你有無父母兄弟？”

“不要提起，不要提起，不要提起！”

“怎麼呢，怎麼呢，怎麼呢？

在何處，你的父母兄弟？”

“要我說麼，要我說麼，啊！要我說麼？

爸爸中着流彈死在田裏！

媽媽哭壞了的！

哥哥窮了把我賣給人家！

弟弟呢，小小就死了的……”

“哦！什麼地方呢，你們住的？”

“我們住的鄉里，掛着美麗的五色旗；

那裏有青的山，綠的水，好的景緻，

春來時也有花兒開，鳥兒啼；



投在妓女身上

可是半夜常有人打門，  
白晝常有人打劫，  
持鎗的來來去去……  
啊！我爺爺就死在這裏！”  
“你恨哥哥麼，他賣了你？”  
“我倒可憐他呢；  
我只恨死了買我的！”  
“你可憐自己麼，做這生意？”  
“憐我自己？憐我自己？”  
啊！沒有這福氣，沒有這福氣！  
我夜夜有客迎接，  
夜夜要叫人家歡喜！  
新來的客呀，  
今晚還要叫你盡情地開心呢！”  
“不要這麼說，不要這麼說，不，  
啊！不要這麼說……”

受難者的短曲

“哦！新來的客呀，你爲什麼流淚？！  
到我房中的，從沒有帶過來呀，淚水！”  
“妹子，妹子，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呢；  
我想你還有個賣你的哥哥，  
我連不曉得誰要買我！  
雖也有弱弟慈母在望我，  
但新氣象的鄉里呀，容不得我！  
聽說是罪惡啦，我，罪惡的結果，  
自己走的路是地獄的墮落……”  
“哦！新來的客呀，  
我心未嘗動過，爲誰；  
如今啦，爲着你，幾乎跳碎！  
啊！我歡喜你，  
歡喜你的墮落，歡喜你的淚水！  
來罷，我的淚水，我的人，我的心！  
來罷，好好地在我懷中睡；

投在妓女身上

這是留給你做夢的搖籃呢，  
來罷，啊！讓我們漸時，  
漸時，漸時醉醉……”

流星點點，點點，大點點，小點點，  
心兒，心兒，心兒在那一點？  
在這裏，在這裏，  
在這高擡，高，高擡的前胸！  
在這沉淪，沉，沉淪的肉中！

“啊！我今晚最初睡在樂園中的花叢  
裏！  
妹子，妹子，我今晚最初抱了美處女！”  
“我的心，我的心，啊！我的心！  
再緊些，再緊些，緊緊抱住，緊緊緊！”

受難者的短曲

渺蒼穹，渺蒼穹，渺渺蒼穹……

雲兒飛，星兒墜，月兒瘋！

生命，生命，生命，哦！生，生命？

在這裏，在這裏，

在這，在這，在這喘息的放鬆！

在這，在這，在這心兒的顫動！

“妹子，妹子，睡喲，睡喲，睡……”

“我的心，哦！我的心，醒醒喲，醒！

啊，熱，蒸熱，熱蒸蒸！

把窗子打開罷，窗外的冷星……”

“妹子，妹子，睡喲，睡……”

“醒喲，醒醒！哦！這樣無精神……

看啦，窗外的冷星，那個星，那個星，

那個星愛我們，那個星看護我們……

啊！那個星，那個星，星，那個星，

投在妓女身上

那個星預備着花轎迎我們……”

“是啲 是啲，妹子，睡啲，夢啲！

夢中，夢中，夢，夢中尋，夢中尋……”

“夢中，夢中，夢中尋，夢，夢中尋……”

## 生的旋律

在樹陰下

女

你愛我麼，將來也愛我麼？

男

我且反問你。

女

我不知道。

男

現在我愛你，你愛我，就是這樣愛罷。

如果要提起將來的搖籃，恐怕要將目

下

生 的 旋 律

現存的一點熱夢都搖掉了呢。

女

我不相信。

男

枯枝乾柴是要作青年少女的暖爐燃料  
的；

剩的就是——堆灰。

女

枯枝乾柴在爐中燒，牠自身不是很熱  
麼？

男

熱要待人燃。

女

但是……

男

但是？

受難者的短曲

女

哦！

男

哦？

女

我現在要一點很清涼的泉水飲。

男

侵入很凶險的山巖我也找來給你；

但這於你不必要罷。

女

我現在要一杯很濃厚而紅似血的酒。

男

刺出我的心裏血，滲入玫瑰露給你；

但這於你不必要罷。

女

哦！我想割你頭，擲下大洋中！



生的旋律

男

很快很快的剃刀在皮篋裏；  
但你在說笑的罷。

女

哦！

男

哦？

女

你看啦，那隻飛燕來來往往！

男

牠是在找牠的情熱。

女

牠的情熱在那裏？牠有情熱麼？

男

這裏沒有，牠就飛到南洋去。  
牠是趕着溫和而飛的。

受難者的短曲

女

啊！看啦，牠飛去了！

男

恐怕要再飛回來。

女

爲什麼呢？

男

這裏還藏着牠一點情味。

女

你聞得麼，牠的情味？

男

我看得。

女

在何處？

男

在蒼潤青翠的枝梢頭。

生的旋律

女

哦！

男

哦？

女

你又看那片雲，匹馬呢！

男

一隻鳳。

女

那裏，一條魚在水藻中浮游呢！

男

啊！竟是一尾蛇在空中飛的！

女

哦！無意識！我們走罷！

男

唔，走罷。

受難者的短曲

女

到什麼地方去呢？

男

到……

女

哦！燕燕又飛回來了！

男

可不是麼。

女

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

男

到……

女

你好像很沒有興味的樣子！

男

那裏，你看河邊的蝶蝶好有趣！

生 的 旋 律

女

你好像很疲倦了的樣子!

男

沒有的事,你看我跳舞來!

女

啊!你好像冰凍了的樣子!

男

不是說玩的…… 哦!對了對了!

剛纔那片雲的陰影在我心上的, 對了

對了!

女

拂開牠罷!

男

是,拂開牠罷。

女

起來罷,我們走罷!

受難者的短曲

男

啊,可不是麼。

女

走走走!

男

哦!走走走!我將帶你走,我將跟你走!  
走走走,走罷!如你走不得我就負起你  
來。

走,走罷……你想什麼?

女

我想……

男

想怎的?

女

我想跳下前面那條河。

男

生的旋律

說笑的！何所爲？

女

不知爲着什麼，我怕……

男

怕什麼？

女

怕前面。

男

那麼我們背後走罷。

女

背後走過來的。

男

那麼我們就坐在這樹陰下等……

女

等什麼？

男

受難者的短曲

等飛機來載我們上天。

女

但我們終是地上的東西罷。

男

那麼怎樣好呢……哦，對了！

我唱個歌兒給你聽，我們就坐着且等罷。

女

等樹上的萍菓掉下來你喫？什麼歌呢？

男

在我母親肚裏時唱的歌。

女

哦，什麼歌，你唱罷。

男

你聽啊：

浮啲！浮啲！盡力地……



生 的 旋 律

女

看啦，那邊小孩子們跑來了！

男

哈，趕着蝴蝶來的。

女

那裏那裏，捉迷藏來的呢！

男

喂，小哥兒們！來呀，來聽我唱歌呀！

女

不害羞的！你那個破嗓子……

男

小哥兒們，來呀！你們那裏去？

來聽我唱歌呀，在娘胎裏時就唱着的

歌呀！

女

不要嚷，不要嚷，他們不會聽見的；

受難者的短曲

他們蹲下草埔上捉螳螂了呢。

男

是啦，他們肩上各負着一個小竹籃，  
預備着裝些蜻蜓，蝴蝶，蟋蟀蝗蟲……  
但什麼時候竹籃會被那些蟲兒們咬破  
罷！

女

啊！小孩子真是好玩！

男

可不是麼，他們在那小竹籃中做夢。  
他們的夢又在小籃裏貪睡着。  
他們個個像在樂園中好玩着的小鳥；  
他們終日活跳跳地在野原中撲蝴蝶，  
每晚笑嬉嬉地在庭院裏指星星；  
他們美而好奇的眼眸子只看見一片  
花花綠綠，美麗的，新奇的，夢的世界。

生 的 旋 律

女

哦！他們走近河邊上了。

男

是，他們漸漸走近河邊了，  
走近那渺渺茫茫的大河邊了；但他們

不會

曉得那是個風浪惡，暗礁的大河，  
他們祇會看見魚蝦水鱗在替龍王招  
親，  
他們會看見搖搖擺擺的水晶宮……

女

你在說夢話麼？真在做夢呢！

男

啊！我在說夢話麼？我們在這兒做甚  
呢？

女

受難者的短曲

曉得你！說要等坐飛艇上天呢！

男

可不是麼，我還要唱個歌給你聽的。

女

真的！什麼歌嘞？

男

你聽來呀，我到河邊唱去……

女

河邊看龍王招親麼？

男

啲呀，真的河邊上唱去嘞……

哦！你看，風浪起了！

你跟來罷，我唱着：

浮嘞，浮嘞，盡力地浮嘞！

負着這樣多情的美女，

她從母胎裏就跟我來的，

生的旋律

要拋她又如何拋得離！

浮喲，浮喲，盡力地浮喲！  
她是我終生的好伴侶，  
只有她曉得我在何處，  
只有她曉得生之祕密！

女

哦！是什麼一個歌喲！？

男

生的歌呢，還有：

浮喲，浮喲，盡力地浮喲！  
莫說她重累，拖累了你，  
丟她沉下深深深的河底。  
丟了她，你將失掉生趣！

愛麗者的短曲

浮喲，浮喲，盡力地浮喲！  
水煙飛沫是我的喘氣，  
浪花奔馳是我的歡喜，  
而她是愛我唯一的美女！

女

是什麼一個美女喲，該不是我罷？

男

是你我各負着的一個丟不開的美女。

女

那麼我負的該是個美男子！

男

啊！你看，站在河邊上來更清楚了。  
你聽，那浮浮沉沉的白浪花，  
那波山波谷裏頭的白浪花不是在和我  
唱麼？

還有最後的一節呢：

生 的 旋 律

浮喲，浮喲，盡力地浮喲！  
負着她浮過彼岸去！  
彼岸是我靈魂的鄉里，  
只莫放她流離。

女

但不知你的美女叫什麼名字？

男

什麼名字？她從未說過話呢，沉悶悶  
的。

女

那你是個沉悶的水手了！

男

你就是個過渡的船姑了……看啦，  
好雄壯的波濤！好美麗的浪花！

女

受難者的短曲

危險啊！我們再到樹陰下等飛艇去罷！

男

好悲壯的波濤！好誘惑人的浪花！

女

那你就負你的美女跳下去罷！

男

可不是麼？狂奔的波濤喲，等等我！

美麗的浪花喲，借點力我！

我浮過去，我將浮過彼岸去！

女

看你瘦小的兩臂膀怎負得美女起！

男

浪花奔馳是我的歡喜，

而她是愛我唯一的美女！

狂濤喲！等等我……

嘩喇喇——



生的旋律

女

呀呀！人喲！你真跳下去了麼？  
你負的是什麼？你負的是誰？  
啊！讓你來負了我，我負了你……

嘩喇喇——

小孩子甲

一對人兒在水中翻筋斗呢！

小孩子乙

啲呀！他們在捉水龜呢！

小孩子丙

那裏那裏，他們在做潛水遊戲！

小孩子乙

哦！真是，真是，沉下去了！

小孩子丙

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一二三四……

小孩子甲

受難者的舞曲

喂！怎麼不再浮起來呢？

小孩子丙

他們捉住鯉魚尾巴玩去了罷。

小孩子乙

或者在水晶宮中歇息歇息。

小孩子甲

我們拿石頭擲他們，嚇他一個跳！

咚！咚！

小孩子甲

還是不行呢，恐怕他們被魚蝦水腳捉  
去了！

小孩子乙

管他的，我們捉蝴蝶去罷。

小孩子丙

看啦，一隻紅斑點的！